

晨光週刊

第五期 第五卷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一九三一年六月創刊

整理公債與中國經濟前途.....戴介民

改進兩浙鹽區運銷芻議.....朱中良

新生活運動的過去現在與將來.....陳馥潤

吳興育嬰所訪問記略.....朱司晨

病中瑣記.....張韻冰

一九三六年在東京.....劉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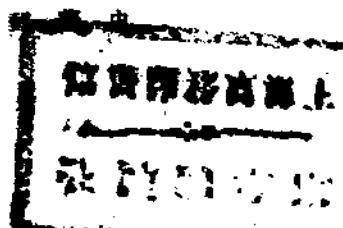
社刊週光晨

局書中正路新巷口杭州址社

七、四、三、二、一、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新華報業公司總經理許善衡

郵政總局許善衡



第二卷 第二期

中國新論

民國廿五年二月一日出版

迎胡漢民先生	逸樵	部社號
危機到臨的一九三六年	鴻詔	編行部
論中日無外交	馬存坤	編發部
海會決裂與遠東局勢	蔡可成	論社部
國難與國難時期的教育	黃龍先	編社部
精神國防論	馮國華	編論社
戰爭與生存	吳成	編論社
民食問題與我國米穀關稅政策	孔滌庵	編論社
複式的分權觀	金鳴盛	編論社
滿洲與日本資本主義	古漢忠譯	編論社
國社黨的組織及其政治教育	徐增明譯	編論社
江西收復區的中山民衆學校	文國勳	編論社
美政府藉管理國內商業以改革民生之檢討	陳一道	編論社
日俄之外交政策(專載)		編論社
秋瑾女士傳		編論社
楚辭與五七言詩的興起	李季谷	編論社
劉信秋		編論社

中國新論社新軍將三十三號
新論社新軍將三十三號
新論社新軍將三十三號
新論社新軍將三十三號
新論社新軍將三十三號
新論社新軍將三十三號
新論社新軍將三十三號
新論社新軍將三十三號
新論社新軍將三十三號
新論社新軍將三十三號

定 價

全年十冊 國幣一元四角 郵費在內
半年五冊 國幣七角 郵費在內

編者者行處址
編行報
定地發發兼地

(注意) 本社社址：現遷移南京將軍巷三十二號，各方函件，請寄上開地址！

整理公債與中國經濟前途

戴介民

(一)

自新貨幣政策實施以後，一般論者均認為要使此種政策之收效，必須繼之改造金融與整理財政。因為此三者實互相關聯，不可分離；苟有一項不成，勢必牽動全局。政府當局，早已顧慮及之。故自去年十一月三日夜間發表新幣制令後，時僅隔二月，又於本年二月一日深夜發表發行統一公債與復興公債了。此舉之最大目的，便是整理財政。

我們要想知道整理公債之整個的意義，必須先懂得整理公債之原因。關於這點，正如近日各報所揭載的消息，已予以明白的說出了。

據熟識財政界情形者消息，我國關稅收入共約三萬萬元左右，其中一萬萬元已指作外債擔保，餘則大部指充公債還本付息基金，計每月須由稅務司撥國債基金保管委員會等約一千五百萬元之譜。惟現在關稅稅收短缺，政府須每月平均墊補四百萬元，始敷內債還本付息。關稅短收雖為一時事實，而平衡收支，究屬永久要圖，故政府乃有發行統一復興兩公債之舉，以免月須墊補，致牽動國庫收支。在最初兩年內，計須每月由關稅項下撥一千一百萬元，為上列兩公債還本付息基金，兩年後

須陸續增加。今後關稅收入，決可長久足敷撥付此項基金之數，不至短缺；國債信用從此更加長久鞏固，即持票者亦得長久享有固定利益。(六日南京中央社電)

可知政府整理公債的原因，是在於平衡收支。我們再來看馬寅初先生在立法院裏的報告，更可明白這個原因所在。他說：

「二十四年度國家預算，原預定須短少二萬萬元左右，現年度僅過半，而短收已一萬五千萬元之巨，為

平衡國庫收支，自應亟圖彌補。彌補方法有二：一為加稅，一為借債。惟現行種種關係，未便再加；惟有借債，外債條件太苛，非吾人所願借；內債因關稅短收，舊債基金，尙成問題，當不能再舉新債。迫不獲已，乃發統一公債，將舊債還本期限延長，騰出財源，另發新債，同時更可藉發統一公債之便，獲到兩種利益。」依此說來，政府整理公債的目的，是除平衡國庫收支外，與發表新幣制政策具同一意義的有改善公債發行之用意。所以政府此舉，不僅與國家財政甚有關係，實與國民經濟前途亦很有關係的。這些關係是究竟如何的？本文想予以擇要的考察一下。

(二)

知道中國公債政策之內容的人，定亦知道中國公債政策為妨礙正常生產事業發展的主要物。關於這個問題，我

們可從下面二方面來說明之：

第一，中國公債的利率之高，條件之苛，確在世界各國中很是罕有的。我們看歐洲大戰時各國財政的急需，要什百倍於中國，但牠們所發行的公債，其條件也不似中國的之苛。德國在戰期中，共發行公債九次，利率最高的，不過是五厘。美國戰時發行公債四次，利率最低的三厘半，最高的四厘半，且都是平價發行。其餘各國，大略亦與德美二國相同。可是回顧中國的公債利率，最低是月息五厘，高則八九厘不等，再加上折扣等利益，息金總在一分以上。中國的公債，還須要提供確實擔保品，而後銀行乃肯接受。結果，弄得中央的稅收，從關稅以次，都作了公債擔保，以致國家的經費可省，官吏的新俸可欠，而高利貸下的債務支出，却是分文不能短少。中國的公債，利率既這樣高，又有確實的擔保品，銀行方面當然肯樂意的接應了。銀行的職務，本來是促進工商業的發展，但是我國因有此種公債政策的關係，其結果正如章乃器先生所說的：「外商在華產業，可以享受年息五六厘的低利資金；而華商產業，依然多數呻吟在年息一分以上的高利貸之下。倘使別人責備我們華商金融業，不肯扶助中國產業，我是不能承認的。因為，有了一分二釐收益的公債投資，便不能不有七八釐利息的定期存款，否則便沒有人肯來存；而有了七八釐利息的存款，自然不能不有一分利息以上的放

款。站在營業的立場，誰能夠責備華商銀行呢？」這即是很明顯的說：銀行既有了一分以上利息而且有確實擔保品的政府投資，還那裏肯來做有危險性的工商放款呢？所以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銀行和工商業的關聯是：銀行是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同時，銀行却因此司掌了工商業的支配權。可是在我國，銀行和工商業的關聯是：銀行資本不但不促進了產業的發展，反是成為產業發展的阻礙力。

第二，政府近年來所發行的公債，多數的都是還債的。這個原因，是因政府倘遇急需，都先從銀行借款。在京政府時代，甚至有些銀行，是因專為投資與政府而開設的。在這個時期內，政府向銀行所借的款項總額，計截至十四年止，內國銀行短期借款，計本息共為三八、九〇四、二八一元又七角二分，又各銀行熱款，欠積本息，達三〇、三三三、二九九元又二角六分。自國民政府成立後，一面因軍政費的浩大，一面因密邇上海的緣故，銀行借款，更為發達。根據前宋部長的財政報告：十八年度的借款收入，要達一萬萬元以上；十九年度的借入總額是一萬八千五百萬元（歸還了一萬五千二百餘萬元，當然是以公債抵償的）；二十年度為一萬零八百餘萬元（歸還了一萬零四百餘萬元）。根據孔部長的財政報告：二十一年度借款總額為二萬二千五百餘萬元（歸還了一萬三千八百餘萬元，下欠八千七百餘萬元）；二十二年度銀行借墊總

額，竟達五萬七千五百餘萬元（歸還了三萬零三千餘萬元，下欠九千一百餘萬元）。於是此後所發行的公債，幾乎全為還債的，政府簡直很少得著現款的收入。例如二十二年的關稅庫券，償還銀行欠款六千萬元；二十三年的關稅公債，完全為償還中央銀行積欠一萬萬元而發；二十四年所發的兩萬萬公債，前者三月發的金融公債，除五千五百萬之中交官股外，餘則仍是歸還中央銀行的欠款；後者七月發的關稅公債一萬萬元，則完全為歸還各銀行積欠。有了這些數字，可證明我國銀行界與國庫關係的密切，確不是平常的了。

這麼一來，銀行向民間所吸收的資本，大部分是供給政府借款之用，而使一切垂危的工商業，均不得利用。何況若從市場上募集公債，是吸收民間的游資；於是政府募得的債款，就反映着人民的儲蓄額。可是從銀行借入款項，政府所吸收的原是民間需用的資本，這自然要與國民經濟的發展以極大的阻礙了。

要復興中國，首先須建設中國經濟。但要建設中國經濟，勢非先把國內有限之游資，返還於工商市場不可。欲達到此點，依上面所述，當自整理公債始。故政府此舉，實與發表新幣制令具同一意義的為建設中國國民經濟之初步工作吧。

(三)

統一公債與復興公債既發行了，然發行後是否能達到我們人民所祈望的？確為極重要的問題。我們於此又須進而分析此次整理公債之內容。先說統一公債之內容：

據立法院所通過的統一公債條例，該項債額為十四萬六千萬元，年息六釐，乃用以掉換截至本年一月底政府現負十四萬六千餘萬元三十餘種之舊公債的。此種新公債與舊公債之區別，大概有下列數點：

第一，是公債償還期限問題。現有三十餘種舊債券之償還期限不一，而統一公債則分償還期限為五類：甲種債票十二年還清，即至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全數清償；乙種債票十五年還清，即至民國四十年一月全數清償；丙種債票十八年還清，即至民國四十三年一月全數清償；丁種債票二十一還清，即至民國四十六年一月全數清償；戊種債票二十四年還清，即至民國四十九年一月全數清償。依此可知新債之償清期限較舊債多延長出十年以上。

第二，是公債的利率問題。新統一公債之利率，為年息六釐，而舊債中，其為週息者，均為六釐，月息者亦多為五釐，然其間只有一二種高至月息八釐者，因而可知新債與舊債之利率並無何軒輊，即新債並未有減息之舉。

第三，為公債的還本付息問題。新公債發行之特點，便是在於還本付息次數統一，即一律規定每六個月還本付息一次。可是過去舊債之還本付息，則次數很不一致的，

或每月一次，或三月一次，或半年一次。

第四，為公債的担保問題。舊債的担保品不一，而新債則完全以關稅為担保品。

依此，可知在形式上新舊債的改變地方，並不怎樣懸殊，尤其最主要的利益一項，仍然沒有低下。所以主要問題又在實質上要看新債發行後，是否便可消滅公債證券的投機之風？若是可能的話，則此次政府之舉，與國民經濟的前途發展，定是很有助益的；否則，此舉恐除於財政方面，可暫時獲得收支平衡外，對於整個的國民經濟仍無多大助益的啊。

固然，照目前看來，過去金融業所視為營業上投資目的物之證券，政府既發行統一公債以收回之，或可使金融業投機之風，得以稍戢；但是使此稍戢的投機之風，是否永久繼續，還有待於今後政府之公債政策是否能完全改正過去的缺陷而決定的。這裏我們又要說到新發行的復興公債方面去了。

我們現在所已看到的是復興公債條例草案。根據該條例，除利率一項要較統一公債低下一釐外，餘則並無可特別注意的地方。不過，該條例的第一條是：「國民政府為完成法幣政策，健全金融組織，扶助生產建設，平衡國庫

收支，及撥存平準債市基金，由財政部發行公債。」可知該項公債的用途，已經革除前弊，並非是發債還債，而是專為復興之用。所以我們人民很希望政府能名副其實，對於此項公債，今後真的用於健全金融組織和扶助生產建設方面。

但是政府要做到這點，同時於國家財政方面，亦須做到下列數點：（一）確立實行預算制度；（二）根本改革租稅制度；（三）建設事業須有整個計劃，勿得浪費分文；（四）盡量裁減軍費；（五）澈底整理外債；（六）澈底整頓財務行政。政府倘能一一做到，才可言整理財政。國內貨幣既已改革，財政既已整理，則健全的金融組織當更易完成的了。在目前社會下，金融業是一切產業的中心，故金融組織若進於健全，才可言對外來抵抗世界經濟恐慌之惡潮，對內來樹立國家經濟復興之基礎。

依上所論，可知此次政府所舉行之整理公債，確並不是單純的財政問題，而實為整個的國民經濟問題。在政府應明瞭此點，使能對於公債的整理，將過去的積弊完全削除；在人民亦應明瞭此點，對於政府的舉措，能以善意的態度處理之。

改進兩浙鹽區運銷芻議

朱中良

兩浙鹽區，北自江蘇之金山，南迄浙江之平陽縣，延袤三千餘里，沿海各岸，皆爲平沙淺灘，乘潮製鹽。鹽場以浙東爲多，浙西較少，共計二十五場，即：蘆蓬、海沙、鮑郎、黃岱、許村、仁和、錢清、三江、東江、金山、餘姚、清泉、穿長、大嵩、岱山、定海、玉泉、長亭、杜浦、黃巖、北盤、長林、雙穗、上望、南盤是。其中以餘姚一帶，泥灘廣大，灌引海潮最爲便利，故產額亦最豐。各場總計每年產四百萬擔，而餘姚場佔其半焉。據最近統計，全區現有煎鑊一千三百八十四座，晒板九十二萬零六百八十九塊，晒坦一萬四千七百零六坵。

運銷方面，則有綱、引、肩、住、釐、減地之別，茲將各地之名稱、意義、行銷地域，及所銷場產鹽名列表述明如左：

名稱	意	義	行	銷	地	域	行	銷	場	鹽
綱地	歲行額	年分	綱引按	地						
引地	諸引行額均 有指定地點	浙江省	嘉善等三十三縣	餘姚、錢清、晒鹽						
肩地	場竈附近之小 販領引挑銷之	安徽數省	廣德等七縣	三江（煎鑊）						
地	紹興、蕭山 (六縣均在浙江省)	杭縣、餘姚、海寧、崇德	餘姚、黃岱、岱山							

(註) 1. 崇明縣兼銷松江區產鹽，常陰沙特別區並銷淮鹽。
(註) 2. 此外尚有閩省輸入鹽斤，則專銷處屬各縣。
至承辦運銷鹽商，除臨海、天台、仙居、黃巖及寧海之南半縣，與象山、南田二縣，係屬開放區域。又永嘉等十七縣，及蕭山一縣與餘姚縣輕稅係包商承辦外，其餘各銷地，均係多數專商認辦。綜計綱、引、肩、住、釐、減各地，平均每年銷鹽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八百四十擔，運銷蘇五屬之鹽約九十五萬擔，民生精鹽公司用鹽四萬五千擔，全區銷數達三百八十餘萬擔以上。至本區鹽斤之運輸，除浙西各場煎鹽及溫屬各場由產地直接運往銷岸外，餘皆運至銷岸鄰境或沿江一帶存儲，再行捆配。運道可分陸運、水運二種：陸運由肩挑，或用車載，皆循行官道，尚稱便利，溫台二處，重岡複嶺，較爲困難；水運係用帆船，溫台二

住地	抽收鹽之地	鹽地	抽收鹽之地
准合商人設店 住處之地	餘姚、上虞、新昌、嵊縣 (亦在浙江)	永嘉等三十一縣	上海租界、浦東、寶山、 結一結九兩國、及崇明啓 東二縣，並常陰沙特別區
		溫屬各場之鹽	餘姚、岱山等

處水運，在東海椒江、甌江、飛雲江各中流，多因水淺，難以暢行，紹屬由海運過三塘九塢，杭屬銷岸之運浙東各

場鹽斤者，則湖錢塘江而上，經富春江、蘭江、衢港、徽港、信陽江，以達金衢嚴及贛廣等處。以上爲本區場產鹽之運銷概況。夫運銷之便利與否，直接關係於國計民生者至深且鉅。凡全國各區之引重包斤、運鹽商販、查驗關亦、運輸方法諸問題，莫不有其值得商榷之餘地，僅以兩浙鹽區一區而論，鄙意以爲尚有應加改進者，特列述如下：

(二)關於引重包斤者

(1)改良包裝方法 綜觀全區各場所用包裝，不外：蒲包、竹籃、草包、籠、麻袋、篾簍、竹篩七種，形式既不一，所裝淨鹽亦不一致。如黃會場所用草包裝，淨鹽重一百五十斤，而岱山場則以三百斤淨重爲一包，相差頗遠。引斤之計算亦甚困難，大致每三百斤爲一引，所有綱、引、肩、住，均以三擔合引計算，惟綱鹽以三十引即九十擔爲一票，肩鹽以五十引即一百五十擔爲一票，溫屬之節鹽，每箱在三百斤左右，亦作一引，其紊亂如是。且所用草包、篾簍、蒲包均易損壞，不足以供長期或運輸之用，故於包裝方法，應力求一致，最好各場一律應用麻袋，蓋麻之爲物，質輕而韌，既便攜帶，又不易損壞。普通每一麻袋包裝之鹽淨重七十五斤，四裝合爲一引，計算上亦頗便利。如北鹽場之漁鹽，及輕稅食鹽，用麻袋裝者，每袋毛

重七十六斤，淨重七十五斤。他如包索之力求減輕，包裝之堅固，均應力求改良。

(2)劃一皮重及滷耗之計算 各裝因包裝不同，以致規定之皮重及滷耗亦互異。如慶豐場規定：包皮均按六斤計算，不給滷耗；海沙場每引包索重共十二斤，亦不給滷耗；餘姚場則毛鹽引鹽，無論用蒲包、麻袋或竹籃，均照規定辦法，每引給與包皮十二斤，即每擔四斤，惟運往定海之毛鹽，係二袋爲一引，共給皮重六斤，又運往餘姚之輕稅食鹽，每五包爲一引，共給皮重六斤。滷耗則視存儲之久暫，及鹽質之燥濕，並時令氣候之關係，各不相同，向以百分之十四爲最高率，有時僅達百分之四。至秤放鹽斤，並不另給滷耗，惟毛鹽運至卸鹽地點秤放時，規定滷耗如逾百分之五，每擔處以罰金二元。由此足證各場對於皮重及滷耗之不齊一。此處所謂劃一，蓋非絕對劃一各場之皮重斤數或滷耗之成數，乃係立一標準，最高不得過於若干，最低亦不得低於若干，立此限度，俾各場得以客觀之原因伸縮其間，循此以求，始不失公平焉。且各場包裝若能一致，方法又力求改良，則皮重與滷耗之標準，必將更見公平也。

(3)嚴定秤桿輕重標準 普通售鹽，均應以市秤爲準，即每百斤較司碼秤少五斤，每斤少八錢。但本區內秤桿輕重不一，如岱山場從前沿用十八兩三錢之黨山秤，後改用

司碼秤，計十六兩八錢為一斤，兩相比較，乃百與九十一又百分之八之比；仁和場則肩販所用秤桿，毫無標準，銷數旺時，奸販居奇，所用秤桿大都為十四兩，與司碼秤每斤相差有二兩八錢之多，如銷數遲鈍，則用十五兩三錢，與司碼每斤相差亦有一兩五錢之多；他如清泉、大嵩、玉泉、南監各場，雖亦訂定一律用分所頒發之司碼秤，實則沿用民間習慣秤桿，毫無準衡。故於秤桿輕重，稽核所應嚴定標準，並時加檢查，以資割一，而斷居奇。

(4) 確實分配額引 兩浙區之額引分配，多仍舊制。各場或有或無，於整個鹽區之管理及統制，必感困難。中如蘆灘、鮑郎、黃灣、餘姚、清泉、穿長、大嵩各場，或以近場輕稅銷岸，或以銷鹽向無定額，均無額引之分配；他有。蓋額引之分配，必視該區銷鹽之多寡而定，如餘姚場近數年來實銷鹽最多為一百六十五萬五千擔，其運出者多屬毛鹽，須俟商人完稅後，再配運銷地，是以額引分配困難。鄙意各場應切實統計，或以近似值估計本區內銷鹽數額，按其比例之多寡，以分配額引，如是則既便於管理，又不致違反公平之原則。

(二) 關於運鹽商販者

兩浙區之運鹽商販，不外自由販賣及專商專賣二種，辭言之，則可分票商承銷、廠商、引商、綱商、肩販及鹽

公所等等，大致皆為包商或散商。鄙意應加改進者為：

(1) 嚴禁肩販轉賣 如仁和場之商販，挑銷者統名肩販，有運署給鑄為憑，以籌之多寡，定營業之大小，有永久專賣性質，無故不得更換；沿街挑販者為另販，由肩販雇用，或向肩販轉賣挑銷，以圖蠅頭之利，致鹽價增漲，弊端百出。故於肩販轉賣應絕對禁止。同時為顧全肩販生計起見，可採取清泉場辦法，無論何人，祇要到局納稅，赴場換取護票，便可逕向板戶配鹽銷售，並不加以登記限制。其次，於農人性質之肩販，如穿長場之非專以販鹽為生者，亦易生弊竇，應酌量取締之。

(2) 改良公廠制度 公廠之良窳，於收儲鹽斤頗有影響。且廠商往往係由商人集股設立，收集產鹽，轉售引商，負有儲產盡收之責任，故於廠商之監督應嚴密。或以法令規定其組織、運販及職責。大致廠之組織，可採公司性質，設有經理司賬等。運販於銷岸先設立鹽店，向行政機關註冊，領取營業執照（即牌照），然後得向場配鹽。場商辦廠，應嚴禁其兼辦運商事宜。銷岸之鹽店，於註冊時，得指定向某場某廠捆配。如長亭場向有所謂運客者，即在產區向竈戶購鹽，販運至指定地點售與廠商，往往使廠商成為中間分配人，故改良公廠制度，亦屬必要。

(3) 廣設稅銷分所 如長林場，包商之鹽版有甌鹽公所及長林稅銷分所二所，自設各棧，由場直接配運，以期推

銷。如雙穗場之鄧鹽，舊有客販，為由溫州至處州之運販。又鹽行為客販至場配鹽之代理人，或自配場鹽以待客販之採運。今則包商鹽公所，自行在處屬設棧，由場直接配運，以免去鹽行及客販之間剝削。食鹽則前由鹽店往。

新生活運動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新生活運動，並非要大家去過那奢侈淫逸的歐化的生活，是要把過去的一切不合理的生活統統革除了，建立合乎「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的積極的現代的生活。

我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歷史，文化發達最早，本為重禮義、明廉恥的民族，所有食、衣、住、行的法則，本極高尚。可是到了今日，社會侵透荒淫的號風，民間流行委靡的氣習，現在中國普通一般人現實的生活狀況，是以用污穢、浪漫、懶惰、頹唐幾個字包括。生活形態落伍，不適於近代的典型；自立信念失墜，無復振奮的精神；以致民氣消沉，國本動搖，內而赤匪橫行，外則列強侵略，中華民族已到了內憂外患，危急存亡之秋了。

蔣委員長為改善人民的生活，延續民族的生命，維護國家的生存起見，倡導新生活運動，要從人民自身的日常生活改革做起，在于食、衣、住、行上，養成整齊、清潔、簡單、樸素的習慣，尊重禮、義、廉、恥的精神，以積

極的改善，消極的革除兩方面入手，使人民生活合乎現代社會的條件，建立復興國家民族的基礎。
值茲新生活運動二週年紀念的今日，我們為使這救國運動，能發揮力量，得以完成其使命起見，應該要：
一、檢討過去；
二、把握現在；
三、創造將來。

自從前年——民國廿三年——二月十九日蔣委員長在南昌開始倡導新生活運動以來，為時已屆二週。當倡行之初，因為各地響應風從，進展得很快。根據「新生活運動綱要」，「新生活須知」，以及各項有關新生活的規章，全國省市縣都有新生活運動團體的組織，訓練幹部，負責推行新生活。因為遵照蔣委員長的指示，要由近而遠，由易致難，由淺入深；所以先從規矩清潔做起，然後推行「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三化方案，以為復興的基本工作。新生活運動，是救國運動；要救國，是要先改革人

民生活的固有習慣，雖屬是平凡的一種工作，但要腳踏實地的去做起來，也不是件挺容易的事。所以由各地軍隊、憲警、教職員、學生、黨、政、軍機關各服務人員、婦女及各社會團體，都應依照規定組織「勞動服務團」，作為推行新生活運動的幹部。

檢討這兩年以來的工作成績，第一期運動的中心工作規矩清潔兩項，雖不能各地完全達到目的，但已深入人心，漸成風氣，這是值得引以為欣慰的事。至于三化方案的推行，一、因為該事體大，固有舊習又未易一時打破，推行自較困難；而各機關、團體的勞動服務團成立未久，組織不健全，團員認識不清，虛應故事，成績更難樂觀。

過去的情況既如上述，我們現在祇有緊緊的把握着以往的成就與既有的事績，要永久的保持，勿使減退；同時，對於應做未完的新生活運動的一切工作，更要繼續努力積極完成。

我們一方面檢討過去，一方面把握現在，同時還要創造將來，詳細妥慎的計劃一下，今後應走如何的路線？

今後的中心工作，自然還是要完成三化方案。蔣委員長說：「今欲適應我民族之需要，發展我民族之生命，自非更進一步，舉我全國同胞日常整個生活，實現新綱要中所示之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之三大原則不為功。」又為之解釋，說：「所謂軍事化者，並非欲全國同胞悉數

武裝偕赴疆場也；只期其重組織、尚團結、嚴紀律、守秩序、知振奮、保嚴肅，一洗從前散亂、浪漫、推諉、因循、苟安之習性已耳。所謂生產化者，亦非欲全國同胞胥作農工，或盡事商賈也；只期我同胞人人能節約，能刻苦，能顧念物力之艱，能自食其力，以從事勞動生產之途，一洗從前豪奢、浪費、怠惰、游蕩、貪贊之習性已耳。所謂藝術化者，更非欲全國同胞均效驕人墨客，畫家樂師之所為，只期其持躬接物，待人處事，能禮儀、循禮、整齊、清潔、活潑、謙和、迅速、確實，一洗從前之粗暴、鄙污、狹隘、昏愚、浮囂之習性已耳。」三化方案，就是新生活的分門，綜合起來，仍是一個整個的生活改善的方案，我們自然要根據方案一一推行。在推行工作上應注意的，有：

一、今後新生活運動，要按照三化方案，擬具具體辦法，分期切實促其實現；

二、今後新生活運動的工作的動向，要由城市進展到鄉村，以期普及一般人民。

至于推行工作人員，也要：

一、由自己本身切實做到，然後再推行社會；
二、要澈底審核工作情形及其成績，以期增進實際功效。

吳興育嬰所訪問記略

朱司晨

育嬰所也就是所謂「養育堂」「育學堂」，名稱雖然各各不一，性質和意義仍是相同的。就自己小時候所知道的，是養育堂門首另外有一扇小門，以便一般事實上不該有孩子而偏有了孩子的父母，把小孩在黑夜裏偷偷的放進到裏邊，一以保持自己的顏面，一以苟全嬰孩的性命，因為他們都是無法或無力撫養這孩子的啊。這樣養育堂是代替他們負了全盤的教養責任，所以在社會救濟的意義上說來，育嬰也是屬於慈善事業的一種。

因了爲學校方面擔任了一點調查的工作，於是有机會去了一次吳興救濟院，這裏所要寫述的育嬰所，就是屬於救濟院的最重要一部份，故而特別提出來說一說。吳興的育學救濟事業，據說還是起於宋錢，雖間有斷續，可是其歷史的久遠却是可以想見的。該院現有基金一萬數千元，其他收入部份以省縣公益金及各項租息爲主，支出部份則以寄養及乳媼兩項工資並全所膳食佔最多數，不敷款年約二千元。該所五年來的收支狀況和每年平均數見下表：

項目	年份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五年來總數	每年平均數
收入		三、〇五·〇三	三、〇七·〇三	三、〇九·〇三	三、〇九·〇九	三、〇九·〇九	三、〇九·〇九	三、〇九·〇九
支出		三、六四·三一	三、九四·八六	三、九三·九三	三、九三·九三	三、九三·九三	三、九三·九三	三、九三·九三

該所收容嬰孩數，舉二十四年九月份爲例，留所男二〇名，女一三八名，寄養在外者四四四名。該所現僱乳媼五十名，每名照看嬰孩三名至四名不等，乳媼按月工資六元。其所謂寄養係指由民家領養，其辦法由所月給津貼七角五分，期限半年，其經調查確屬貧苦，則先給代養費按月一元半，期限兩月，期滿再照前例給津貼六月，自此嬰孩即與所脫離關係。至於乳媼，除負責撫育及哺奶之外，另常備牛奶供給嬰孩，每日平均四次或五次。該所留所嬰

收養及天傷 年份	二一年	二二年	二三年	三年來總數	每年平均數
男	一·三	一·四	一·五	三·二	一·〇七
女	二·三	二·一	一·八	二·一	一·〇三

孩，概安放在特製的小牀上，三人合睡，視房舍寬窄，每室分容各五六牀十餘牀不等。該所常年聘有醫師，似尊重病疾，而於衛生稍有偏廢，這原因是由於嬰兒數多而經常費少。以下將分列該所歷年收發及天傷嬰兒數，藉見一斑：

發	男	108	三三	九四	雷	108
	女	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天	男	108	九九	六五	五	108
傷	女	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男	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女	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女	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女	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女	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我們看了上表，至少可以有下述的幾種感想：一、嬰孩收容，女多於男，百分比爲九二·二與七·八，可知吳興社會重男輕女的積習至今未除；二、男女嬰孩的夭殞數，平均佔收容數的百分之二三至二四，年來該所天殞男女嬰孩平均每年近六百名，每月計達五十名之多。我們以爲就第一項來看，本來照二十二年吳興全縣人口的統計，爲男四二四、八五一口，女三〇八、〇四三口（百分比爲五八

病中瑣記

我覺得世界上最討厭的東西，便是病了。一個人到了染了病，什麼都不能做，怕你平日是何的奮發有爲，也會變成了一時的頹喪。如我常常這樣想：世界上如果沒有「病」的存在，人類便無痛苦了；於是我就痛恨那些科學家，為什麼只會發明些屠殺人類的飛機大砲，而不會發明些滅除病魔的利器呢？

與四二），女少於男，情形極顯著，而在另一方面則正是與之相反，所以這現象實使我們擔無限隱憂；就第二項來看，據該所職員的告述，投所嬰兒擁塞異常，雖限於經費，而來者是沒有相拒的道理的，因此以一乳媼而負責三四至四五嬰孩的撫養責任，自難能求其周全，但我們以為這情形總得設法改善一點才好。

「整個的農村是在加速度崩潰的今日，你這些無告的嬰兒啊，你們未來的運命真是不可捉摸呢！」在訪問吳興育嬰所歸來，我勉強寫下這篇簡短的記述，我感到心酸。

張韻冰

來光顧我吧？那知這次竟被病魔擒住，做了六七天病的俘虜。

在病剛起的時候，我還不知道病魔已來光顧了，我總以爲身子的一點點不舒適，是像往日的一樣，隨便吃點東西便會好，所以妻的勸告，被拒絕了，依舊披起衣服往辦

三

我的預料，畢竟錯了，日子溜過兩天，身中的不舒適，反而加重起來，簡直不能起床了，熱度昨夜一夜未退，現在又繼續高漲起來，人是不能支持了，我才開始驚愕，

晨光週刊 痘中瑣記

難道真的是病了。縱使是病，這樣小小的病，大約也不至於有何妨礙，過兩天自會痊癒的。記得曾文正公曾說過，病可以不須服藥，自會痊可的。即照科學的說法，人身本有自療能力，不是十分沉重的奇疾，自可不須藥石，而會痊癒的。於是我也堅持着不吃藥，不請醫生，靜待病的自癒。

妻子是担着無名的憂愁，在我的病榻之前徘徊着，埋怨我前天不聽她的勸告請一天假，致出外冒風，使病增劇起來。她說假使前天請一天假，吃點藥，休養一天，也許今天已好了。我當時聽了妻的囁嚅，心中也有些悔意，今天是不能不請假了。

託同事蔡君代請了一天假，明天是星期日，有兩天工夫好休養。

四 不知什麼時候，沉沉地睡去。

一覺醒來，已是中午時節了，身體的熱度，像太陽的火一般，焦灼得人難堪，口中不覺已哼出病者的呻吟來，這時我才認識病魔威力的偉大，竟能在短短的幾個鐘頭內

「傷寒症」，如何的危險難治，所謂「危言聳聽」，他便好多逗你往診幾次，便可多撈你幾個錢。果然，結果竟如我之所料，說我是什麼「輕傷寒症」，——他所以會說我是「輕」，大概是因為看見我還會走路——有轉入「重傷寒症」的危險，並在藥方上批「此症治療不易」等屁話。我看了，一肚子氣幾乎要爆炸開來，將他的茅廬炸燬了它。

回家，我一聲不響臥在床上，妻問我醫生說是什麼病？我不想明白對她說，若對她說，簡直會把她驚呆了，「傷寒症」這是一個如何不幸而可怕的病症，患者不死，也須兩三個月養養，方能恢復健康，而我只須半個月不工作，生活便會起恐慌，那能作兩三個月的長期休養呢！

中藥連吃了兩劑，病勢並未見減輕，我開始流淚了。中醫的話，妻和孩子的將來，千里迢迢的故鄉中的白髮星星的老母，以及自己漂流落寞的半生，這些都繚繞盤旋在心頭腦際，悲傷的眼淚，不禁橫流。我明知這會使已在榜徨中的妻，更加彷徨，然而內心的悲哀，無法把這辛酸的眼淚制止。

五

病後，今天已是第三日了，當晚我主張搬入醫院去，因為中醫——而且是「有名」的，已在病魔之前低首，無能為力了，任憑蔡君是如何的勸阻，我覺得非尋西醫不可，信任西醫與信任中醫，這點我和蔡君的思想，起了根本

上的「分野」。

一九三六年在東京

(未完)

劉 懿

——爐邊瑣憶——

(二)

七百來海裡的遙程，把我和家隔在兩邊。倘若家裏的伴侶也能夠和我一同東來，那麼，在今夜，我的粉紙壁上必然的添上她那一道修髮鎖耳的投影了；也許她在捏着火箸把木炭加進爐子裏去。我想，被爐火燻紅了的她的雙頰，必然會粘着白堊的爐灰的，因為外面正刮着大風，窗縫裏常常漏進風來吹揚了爐灰的緣故。倘若，在十多天前我真能如願回去的話，那麼今晚上我也在家了。細數日腳，今晚却正是廢曆的元旦呢！當然，在遠行人歸來後，那種家庭間的愉快是特別增漲的。那隻白燈罩的檯燈，一定燃得很快的，放在那張我所認得的圓籐檯上，也許我正在喝酒，也許正在喝茶。我想，若不是我述說我東居的生涯，就必然她在敘說孩子如何誕生？如何啼哭？如何本能地歡笑的。

然而，我和家是被七百來的海裡隔遙遠了。窗外的風吼得洪亮，夾雜着電車的轟響，和間歇的更聲。爐火暗紅起來了，爐灰被絲絲的釀雪風揚起來蓋着我的青檯布。我常常抬頭去看檯鐘側的一幅小照，那是在七百來海裡外的

祖國裏的伴侶。她鼓着眼睛，盯着我；彷彿要對我說什麼似的。我也凝視着她，我的眼睛彷彿已經穿過了關海與高山，我看到白燈罩的檯燈放在圓籐檯上，我也聽到她的一切要對我細說的話——孩子如何誕生？如何啼哭？如何本能地歡笑？和她自己拋在孤單裏的日腳如何度過？

怎樣我不能聽到她的柔語？我空漠漠的私語：

「霞，說呀！」

窗外的釀雪的寒風，吼着；掠過瓦簷，掠過街樹，把我引到冰冷的窗現來。

像受了什麼驅使似的，我去翻出了隔歲的日記，我翻到隔歲今日的那一天。

默默地貼靠着火爐，我越過了海，我回到古城裏的家中了。我身邊有一個我認得的記得的伴侶，她伴我到明媚的梅河水畔散步，去麥野裏看燕子來了沒有？晚來父教我怎樣打紙牌，怎樣歌那支小曲。又怎樣地叫我努力叫我忍耐做人；爲了我的卑賤，爲了生活給予我的不幸，在最後，她哭了出來。可是她笑着，揉着我的手說：

「明年今日，讓我們都有好的日子。」

我抹了她的淚，我這麼說：

「只要你能信任我，那麼，我們一定會好轉來的」——

看到這一句，日記從我手中落下了。我抬了首，我又看到青檻布上面的那幅小照。我彷彿跌進了一個水潭，我浸着冷，浸着待援救的悲苦。

往昔的日子重又回來了。我一天一天的數過去看過去。我只看到餓餓和寒冷，失敗和滅亡。

「明年今日——」。

我腦子裏猶能想起這一句被說出來時，她是怎樣地鼓着期望的眼睛和等待的急切情態。

日子過去了。我給予家庭的是什麼？我給予自己的又是什麼？

風更大，爐火雖然燎得亮，但也迫不走寒冷。儘是暴雨往破舟裏湧進去似的淹漾過來。照樣子看來，明天許要下雪了。而且一定下得大的。故國裏的天野也會這末地瀰漫着荒寒嗎？在冰寒的今夜。（一、二十四夜）。

(二)

窗子上沒有太陽光，陰沉沉的鉛樣的凝着雨意；又彷彿敷着寒曉的鬱暗。鐘錶到了午前的九點，這證明已不是鬱暗的寒曉了。

原來已經下了雪，真如自己所料，而且下得大。窗帷外面的天宇，像是晚雨前的一派。天未已經看不見樓宇山峯了。白皚皚地儘是雪粉，街路巷陌，松杉屋閣，都披上

喪服似的，噠沉沉地。

下女送進火種，爐火又已經亮起來了。玻璃窗板上得緊緊的。而且還把柳條窗帷從兩邊拉了過來，祇留了中心的一條天白。那下面就是我的覆着青檻布的案子。

方房子裏就暗下來了。我被什麼所逼迫似的，不能在案前坐下來，我又貼靠了火爐坐在蒲團上，右手無意的抓着「紅豆」。這是香港出版的小型文學期刊，四卷一期是由陳江帆先生編輯的「詩專號」。開篇是侯汝華先生的「詩作六章」。順了次序讀到第三章題為「冬夜」的，不能不使我濃烈地惦念着舊日友侶來了。

詩題側有這麼一行：

〔寄南島青俊二弟並陳櫻島也槐兄〕

這裏的青俊二弟和詩作者都是在我的生活裏有過六七年的友誼起伏的伙伴。所謂「也槐兄」，正是指我。詩云：

明燦的星子，

今夜少了數顆，

於是只得守着這一盞燈，
影子有更深的沈默了；

風揚着更聲，

轉入另一個曲巷子，

想起無家的遠行人——
今夜的雪意如何了？

雖然祇是短短八行的詩，並不能渲染詩作者對於舊友的濃愛和慮念。然而，讀到「於是只得守着這一支燈，影子有更深的沉默了」這二句時，使我無言地抬起頭來去看不到一尺闊的天白。那裏凝着鉛樣的雨意，此外看不出什麼了。我忽然去燃亮了電燈；房子跌進夜霧圍裏來了。於是看到我的影子沈默地投在粉紙壁上了。

望着影子，我就飛走了。我彷彿又回到了故國，我看到了青的大孩子的顎直影子；看到了俊的無邪的已要笑又要流淚的眼睛和體姿——跟着也就分分明明的看到那個被拋開了的瓊子的眼淚了。同時也看到詩作者瘦瘦的臉墩和被生活壓扁了的軀體。當然也附帶地面迎着那一串春花秋月雨霜塵風的日子，那裏面我還看到許多難忘摯友。

正如這個命運臨到了敗裂的社會一樣，我們不能好好的聚首，好好的生活。爲衣爲食，跑向赤道去的有，跑到珠江上去的有，跑到故都裏去的有，同時留在殘破的故園裏的也有；我也走了，我被我自己放逐到這「櫻島」來。

我想起家——家給予我的是溫慰之感，然而家是跟破裂的社會一樣地敗裂了；我也想起舊日的友侶——友侶給予我的是鼓勵和互助，然而這寥寥的友侶，現在都星散了。

我撥着爐火。我看着沉默的影子，無言的重又把「冬

夜」唸了幾遍。

「想起無家的遠行人——
今夜的雪意如何了？」

我要告訴他一九三六年的一月二十四夜，雪意濃酣如酒，早晨乃雪壓垂簷。（一、二十五雪午）。

(三)

若不是有「冬夜」的側註的後半「並陳櫻島也槐兄」的提示，那我最少在這時候，不會記起這個只有一個少女所瞭悉的名字的。

然而，在孤寂的爐邊，看到這個跟了年華而消失了的名字，使我又墮入於回憶裏了。這一段回憶是有刺的；它刺痛了我的心，它破了我的夢。雖是到了現在，我猶不能忘記它給予我的痛創，像在另一面不能忘記它給予我的溫馨一樣。

在四年前，我寫過一本薄薄的小說叫「戀的峯」；在去年，我也寫了一個短篇叫「憶微子」。這兩篇東西裏，雖然是包含了兩個不同的故事，然而不同的故事中的主人

，却是一個，她就是知道「也槐」是誰的微子了。

記得分明的是一九三〇年的春天，我住在微子家中，她是小姑娘，她明白我的日常的姓氏名字。四年一過，她長大了起來，我從遼遠的都市裏回到了嘉州城裏，在別一種時日裏，那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了呢！她住在金盤溪畔

的教會學校裏，我住在城裏，我看錯了她嗎？——我大概

看錯了。我把「也槐」這一個初起的名字，印在第一封給她的信上。以後就成爲僅有她一個人明白這「也槐」是誰的名字了。

這期間，我當做她是我希望中可以攀摘的星。星在天心高處，我在低窪裏站住。上下的距離，就是我的命運，我不能攀摘星呀！我放下我高舉的手。末後，我悚然醒悞了。

然而「也槐」是我自己的一個隱號，我記起來了，當然也記起她。我開始新的追求，我和一般人似地結婚，又和一般人似地被迫於生活去浮浪去遠行。她呢，留在含盤溪上，直到去年的春夏之間；到了秋初，像受到什麼引誘似的，也逃開了家，去嘗狼口——都市的生涯。

從廣東北江的支流叫澧江口的山間，我得到了許多關於她的消息。那是我的舊友，也即是她的堂兄章。

章把她寄給他的信轉抄給我。

第一信寫的是她已信從了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上帝，在四月二十號復活節那一天。「我已在大衆面前承認我是耶穌基督的門徒了。老實說，倘若我不奉教，那早就死在地獄裏邊。我認定，肉體的受刑罰是不要緊的，但是

靈魂却要得救的。」

這是十八歲的姑娘說出來的話。在她那麼無親無依的孤女看來，唯有上帝才能援救她。看到這消息，我肅然起敬，以爲她此後果真會得救了的，再也不會重墮於罪惡的塵土裏來的。

然而過了中秋節，她却跟了堂姊一同逃走了。逃到油頭市不到五天，家裏的追客就到了。這也是章告訴我的，仍把她給他的信轉給我。爲要顧全家裏的面子，兩姊妹，直到二十天前珊來的信上，還說是住在那裏。

祕轉寄來的信，開初是興沖沖地告訴珊，她們已經逃開了家庭，打算往理想的生活裏去生活一下子。然而現實不是兩個從未出家門一步的少女所能玩味的，她們就此碰了壁，好夢破了。理想的生活是什麼？她告訴珊：「悔恨也來不及了。總之，我們走得太過匆忙了，沒有好好的想一下」。這就是信末的幾句話。

章離開了澧江，曾經沿了北江，到了廣州，再到香港轉船去油頭看過她，回信說：「前途實堪慮感」。

看着窗外被積雪映亮了的天宇，我又嘗到我的僅有一個人知道而以後却被朋友當作紀念品似的「也槐」這個小名給予我的創痛是怎樣的滋味了。（一、二十五日晚）

投 稿 規 約

(一) 本刊不偏為同人等之論壇，並願公開為全體讀者服務。如承惠賜文稿，極表歡迎。

(二) 本刊計分社評、論著、青年園地、文藝等欄。除社評由本社同人執筆外；其餘各欄，凡關於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社會各種實際問題之研究與批評，或中國革命問題，青年問題之討論，以及其他學術思想之介紹，簡短精悍之遊記，雜感，書報介紹，地方通訊暨文藝創作，小品文等，一律歡迎投稿。

(三) 本刊所載文字，以簡短切實為主，凡過分空長空泛之文字，一律割愛。

(四) 投寄論稿，須附原文，以資核對，如原文不便寄送，須將原書名稱及出版處告知，稿末並須書明原書幾頁。

(五) 來稿不拘文言白話，惟須繪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稿紙最好每頁五百字。如文稿不用格紙繪寫者，概不錄用。

(六) 來稿經採用後，謹致薄酬如下：(一) 計字每千字酬金一元至五元。(二) 計篇每篇酬現金一元至十元。(三) 如長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長文在五千字以上者，俱計篇論酬。

(七) 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八) 來稿概不退還，請勿附郵票。唯在萬字以上者，如不採用，得由編輯室信函通知領回。

(九) 來稿須著明真實姓名住址，並於稿末簽名蓋章發表時以署真實姓名為原則。

(十) 來稿請逕寄本社編輯部以免誤遞。

晨光週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九日出版
第五卷第五期

編輯者 晨光

總代售處 杭州正中書局

地址：杭州宣慈口新民路三七三號
電話：第三四一七號

印 刷 者 青白印刷局

電話：第三六三四號

▲招登廣告▼

廣告價目表

全面價目半面價目四分之一

等第地

全面價目半面價目四分之一

特等封底外頁拾元

陸元四元

甲等封面裏頁及對面捌元伍

三元

乙等正文前後陸元肆元

二元

定價零售每期三分全年一元二角

國內全年三元
國外全年一元

定價表

▲歡迎閱覽▼

期數	每週一期	全年五十期
郵費	市內不收	全國全年一角

(1)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2) 如用廣告圖畫，鋼版鋅版工料費另加。
(3) 長期連登者，可特別優待，訂期一月以上者，第一期執行送登。
(4) 連登廣告，請向杭州新民路三七三號杭州正中書局接洽。